

父亲与中医

干戈

在我年少时，一提起中医，父亲总是用一种激动而又尊崇的口吻说：“中医和西医不一样。就像你被别人打架了，西医会直接上去和他打，中医则会帮你强壮起来，然后打败他。”不仅如此，父亲还现身说法讲起了两段亲身经历。陈年旧事说来话长，但不无兴味。

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大人，是鄞州咸祥人氏，在上世纪初叶就读过师范，当时可算有傲人的教育经历了。毕业之后，爷爷曾在镇海、慈溪一带教书。遇到我的奶奶，遂成眷属。爷爷与奶奶婚后一共生了九个子女，遗憾的是只有五个长大成人。

父亲的故事就是从两个伯伯的早殇说起的。

当时爷爷在邱隘、云龙等地教书，职务是私立小学的校长，经济状况尚好。每年春节，全家回咸祥过年。咸祥是一个近海的大集镇，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和冷藏装置的年代，渔民凭借徒步肩挑，最远只能把海鲜运到这里销售，再远的地方就只能吃腌、晒的货色了。新鲜的海鱼虾蟹，尽管味道鲜美，但对肠胃却是考验——许多吃惯了咸鱼、鱼干的人，初吃鲜货会拉肚子。奶奶的家乡在余姚二六市，属宁波“内陆”，每次随爷爷回咸祥，在享受丰盛的招待之后，奶奶的肠胃也会出状况。而在哺乳期回家过年，结果更是灾难性的。母亲腹泻，吃奶的孩子也随之腹泻。母亲止住了，孩子却仍不见息。最终，幼小鲜活的生命走向衰竭。

这样的悲剧发生了两次，到生我父亲的头年，爷爷奶奶便不敢再回咸祥过年了。饶是如此，父亲还是没有逃过在幼小的年龄患上严重腹泻的宿命。眼看悲剧又要发生，全家愁容一片。这时，严酷的命运之神终于露出慈悲的一面。有人告诉我奶奶，宁波有个儿科名医，或许可以妙手回春。爷爷急忙包船，让奶奶抱着父亲，连夜赶往那位名医的坐诊处。治疗是简单而有效的，几针针灸就止住了腹泻，然后父亲转危为安。每忆及此，父亲都要表示一些遗憾，因为那位名医的名字他已说不上来了。

中医的神奇在父亲身上居然梅开二度。彼时，他已经是中学生了。学校组织勤工俭学，把拆下的坟石板抬去做猪圈。父亲走在前面，后面是矮小的俄语老师。不知是由于气力不足还是饥饿所致，老师一个趔趄，石板的重量一下全落在猝不及防的父亲身上。当时未觉大碍，过后却因伤成风，全身僵直，膝盖不能打

弯，下台阶时居然整个人扑倒了。到医院看医生，拍了X光片，开了药。医嘱不能睡软床，只好躺在地板上。吃药也不见效，最后甚至药都灌不下去，直顺着嘴边流下来。奶奶以泪洗面，担忧得要死。好在天不绝人，有人指点可以找当时甬上外科名中医陆银华先生求诊。于是奶奶带着父亲翻过韩岭，坐船来到宁波。

据父亲回忆，陆银华先生个子不高，貌不惊人，医道甚高但不免名士怪癖，他排斥西医特别是反感X光片一类东西。陆先生诊治倒也干脆，看看、摸摸，即要开方。奶奶再进一步的介绍被他打断了，问睡觉有什么禁忌也不必。开了三副药，初服要撬开牙关灌下去，后面可以自己吃了。不出六副药，人已经恢复如前。父亲有过这两次在鬼门关打转的经历之后，身体反而格外健康了。

我和妹妹小时身体都偏弱，季节转换时经常头疼脑热，要么扁桃体发炎，要么多日咳嗽。对于前者，只能靠注射青霉素退烧消炎，这是西医的拿手活。对于后者，必得到中医院请一位敦厚幽默的儿科李大夫诊断开方。李大声音洪亮，理念开明，虽是中医，照样使用听诊器。中西医结合诊疗效果非常不错，我们兄妹的咳嗽是靠他的几副汤药治好的。

人生和医家是很难说再见的。十多年前，我们在宁波立脚，父母来和我们小住一段。深冬来临，父亲少见地感冒咳嗽了，一时手足无措。后来是到宁波中医院江东门门诊部，一位中年的主治医师开了五服便宜的草药，煎服之后药到病除。这在大处方渐成气候的时节，给了我们双份的感慨，一则是一四两拨千斤的医术，二则是厚朴的医德。

此后一段时间，父母回西北居住。因为心情不畅和饮食不调，父亲突然急剧消瘦，怀疑自己是否染上恶疾。在我们的劝说下，他进行了一次全面体检，排除了此类可能。于是转而求诊中医院，一位消化科中医专家前后为他开了四十余副药，治好了他的胃疾。顺便受益的还有我的母亲，她在陪同父亲看病的时候，也查了查自己多年的胃部不适，一起吃了几十副药，有所调理。说起来，中医对付某些顽疾真是堪称妙手。母亲有很长一段时间最怕冬季着凉咳嗽，一旦咳起来，即便多处问诊，试验各种药物，也难以止住。后来，在宁波得一位中医师用普通的几副汤药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是母亲最愁良药之苦口，每副汤药都要鼓足勇气喝下去，这是中式方案的小小无奈。

细数历史，中医在父亲的心目中树立起了一连串丰碑。但佩服归

佩服，终究没有折服。根本而言是中医在形而上的理论方面，缺乏决定性的说服力。这一点在养生之事上最为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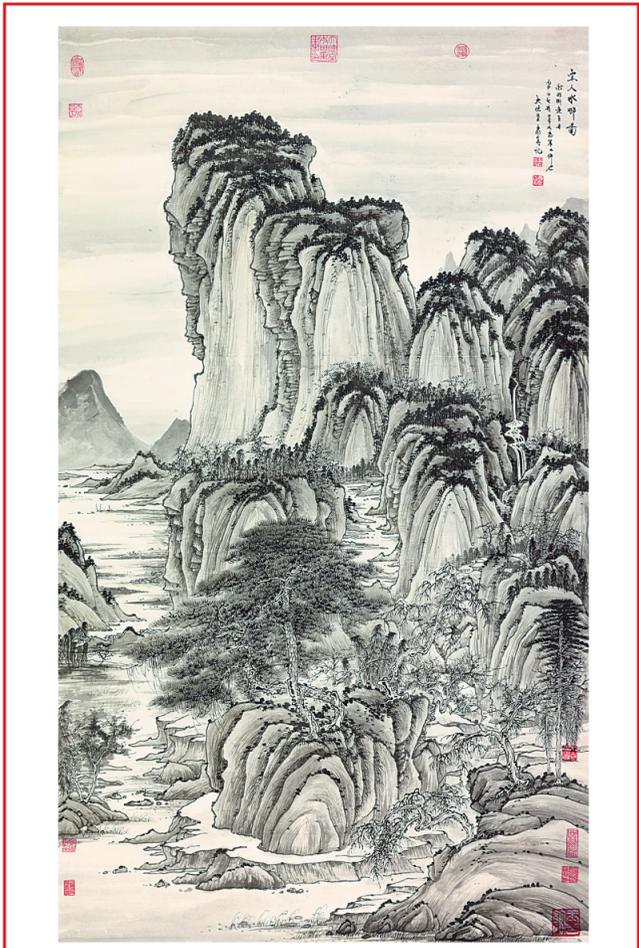
养生是人们富足后的关注焦点，中医一度似乎占据了养生学说的制高点。父亲看过很多养生保健的节目和文章，对比了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医的养生之道多数被他判断为梁山泊的军师——无（吴）用。

人怎么才能健康？他的答案是营养。营养靠食物摄入。吃什么？主要不是饭，而是菜。所以到我家吃饭的客人，总是听到他一再地礼劝：“饭少吃点，多吃菜！”所谓吃菜，早先实际上是指吃肉，畜、禽、鱼之肉，因为他一直认为营养和肉食是划等

号的。后来的养生科普让他知道了能量、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纤维素平衡的重要性，不再过分强调肉食的比重，但另一方面也让他得意于起初的先见之明，因为当下心脑血管出现问题的国人多数囿于“五谷杂粮养人”的陈见，过多摄入碳水化合物，相形之下父亲的食谱更为健康。此外，营养还需辅以适当的运动。这也难不倒他，每天买菜、做饭不就是适当的运动吗？

父亲的养生理论也在与时俱进。他常把干康、范志红、洪绍光等营养学者的名字和观点挂在嘴边，却甚少提及和引用中医养生家的名字和理论。实际上，他非常不耐烦于阴阳五行、经脉气血之类的玄妙推衍，而对于“五色配五脏”之类的说法则只觉得通俗到了毫无科学含量的地步。反之，营养学则有其过硬的理论，有实验的印证，还有与个人经验对接的通路。

中医，作为国粹，其中的高手凭借经验令人敬重信赖；而作为一门学问，其中的脉络错综粗糙也令人“迷糊”。这大概可以解释父亲对中医的看法。



《宋人水村图》

岑其

鱼腥草

蒋静波

多年前的一个春节，在小姑家吃饭，席间小姑端上一碗滚烫的半糊状的玉色芋苡羹，间杂着一截截寸长的煮烂的梗状物，氤氲着一阵阵鱼腥味。尝一口，粉糯的羹中，舌尖也有浓浓的鱼腥味，汤中却不见一丝油星或鱼肉末。多尝几口，竟喜欢上了那种腥香。此味应该来自那梗状物。

指着梗状物，问，这是什么？

扁担根划芋苡。小姑补充道，扁担根是一种草根。

原来是根，不是梗。民间的语言真是活色生香，将草根叫扁担根，将烧或煮说成划，恰是一幅生动的画面：一根根小扁担在芋苡头中划呀划，直将它划成糊，最后留在黏稠的糊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也无法分开。之后，又吃过扁担根划咸菜芋苡，香滑软糯，咸中有鲜，真是妙不可言。

扁担根究竟是种野草根？储存在脑中的对于野草根的记忆寥寥无几。小时候，爱挖芋草根，根是白白壮壮的，也不洗，用手抹去泥土，直接送入口中，像羊吃草一般，嚼起来有点甜。也喜欢剥开芋草的花穗，我们称之为“茅苡”，取出里面白色晶亮的柔毛，边嚼边咽下去，软软的，甜甜的，是美食。我童年时，夏日里，村民们抬着水桶，挨家挨户分送一种用野草根煮的汤水，呈褐色，味道早已忘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腥气。

三四年前的一个夏日，我在自家院子的墙根下，发现成片的草，像袖珍版的番薯藤，其叶心形碧绿，其梗光洁碧红。凑近，有一种浓浓的鱼腥味。

这是什么草？问邻居，邻居

大叔笑了，哈哈，那不是鱼腥草吗？鱼腥气很重，很多人不喜欢。大姐说，嘿，有人就喜欢它的鱼腥味，山里人喜欢将鱼腥草根与芋苡头同煮呢。

原来如此。几年前的疑团，一下子解开了。挖了它的根细察，碧白，粉嫩，像婴儿的手。模样比划芋苡头后的“扁担根”好看百倍。但我毫不迟疑地认定，“扁担根”就是鱼腥草根。天地间，人与物，和人与人一样，也是有缘分的。曾经费尽心思想知道的东西，冥冥之中，它也在感应着我，以这样的方式与我相遇。这一刻，像找到失散多年的朋友，惊喜万分。

第一次听说鱼腥草，是在汪曾祺的文章中。几乎什么都敢尝试吃的汪曾祺坦承，有些吃的他招架不了，比如鱼腥草。当时就认定，它像路边的一位莽汉，不识也罢。如今，在我面前却是水灵灵的一株，惹人怜爱。可见，植物与人，和人与人之间一样，也有缘分。譬如，对于芫荽，一闻胃就不适。

鱼腥草有很多名字，蕺菜、折耳根、猪鼻孔、狗儿菜、肺形菜、九节莲等。据说，当年越国闹饥荒，勾践遍尝野草，发现有一种草散发着鱼腥味，便取名鱼腥草。它为当年越国度过饥荒作出了很大贡献，大家先称之为“饥菜”，后以文绉绉的“蕺菜”称之。

上网查找鱼腥草的菜谱，我将它清炒、凉拌，别有一种清新，我还将开花后的鱼腥草煲汤给有“三高”的母亲喝，深得她的喜爱，只是舍不得挖它的根划芋苡头。

折一株鱼腥草，端详着，揣摩着，当年的越国人是如何吃法？

老家在万荣

颜文祥

我的老家在余姚陆埠镇的万荣，那里现在还住着我的父母。

我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就像万荣一样纯朴。作为镶嵌在四明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万荣

也的确朴实得如我母亲的容颜。这里有高远的蓝天，飘悠的白云，潺潺流淌的山泉，还有翠竹、松涛、山风、炊烟，高过山头的风籁老树及布满青苔的石板桥，但这一切不过是四明山区最普通的景观。在陆埠千姿百态的七十二个山峦中，万荣或许是最缺少诗情画意的一个地方。但对我来说，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论是门前那条小溪，还是屋后那座大山，都是那样亲切，因为我的整个童年是在万荣这个小山村度过的。

查阅地方志，我发现万荣总与历史擦肩而过，它的足迹在有记载的文字里并没有留下任何声响，尽管这里离举世闻名的河姆渡遗址只有20公里，距一代宗师黄宗羲的化安山墓也不到10公里。如果一定要找一个万荣的亮点，那就是万荣依偎在余姚四大水库之一的陆埠水库身边，新建的湿地公园挺立着一株株笔直的水杉。

父亲有一天告诉我，万荣其实与我一样年轻。我出生那年，很远的城里来了一队筑路工，劈山凿岩，披荆斩棘，造出了一条公路，其中通向杜徐岙的一段公路要过两条很深很窄的溪流，必须造桥。当时国家正在提出“繁荣富强”的口号，这两座桥就被分别命名为“繁荣”和“富强”，后来求简，许多人把繁荣写成了万荣，桥边的这个小山村也因桥有了自己的名字。

其实，万荣是属于袁马的。袁马是个大村庄，方圆几十里赫赫有名，当年四明山上的抗日游击战，有几次曾在这里响起枪声，翻开余姚的革命史，有着关于袁马可歌可泣的一页。

万荣曾经很苦，苦得没有自己的名字，许多人管它叫“丫叉藤”。当时这个地方乱石遍地野树丛生，虫啾鸟鸣朝暮起伏。一下雨满是泥泞的小路边，有几间

破旧的茅草屋，残墙上还爬满了青藤，从中不难想象那时的荒凉和贫穷。但时过境迁，随着公路进山，万荣醒了，睁开了自己的明眸，就像这里依然活着的那棵大樟树，在历经沧桑之后，拔地而起，清香四溢。

每年春节与父母团聚，一杯热老酒下肚，父亲就会情不自禁地“淘老古”。早年太阳还没出来，母亲还没有把炊烟升起，父亲却已在地里翻动夜色，锄头落下，静的小山村传来了数声鸡啼，而一畦畦锄过的地在他身后摊开着，就像书籍一页页被认真地翻阅；东方泛白，农舍依稀可见，远边那一弯新月仿佛沾着露水，打湿了父亲身后的秧苗，绿油油的秧苗在亮的那道光里越发翠绿。这个时候，在布头鸟的歌声里，天空扯开一片开阔和晴朗，青山萌绿，溪水脆唱，回望身后一个个深陷的脚窝，就像生命在五彩斑斓中如期舒展。“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静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父亲从来没有读过一首诗，但我知道，在这个清亮亮的春天的早晨，父亲用“万荣人”那份特有的勤劳在演绎这一首诗！

太阳升在半空中，水，日渐温丰丰腴，此刻燕子的翅膀已将春天带走，夏的日子在父亲的目光中因为稻的茁壮生长而充满了芳香。山脚下梯田边的那条小溪，淙淙作响，已仿佛成为风，成为擦亮希望的手，把梯田一层层染绿。父亲站在绿中，就像把命都种在了田里，拱起的脊梁在阳光的直射下黝黑得近似一种古铜。这种色彩抹亮了身后的一座山，我仿佛看到太阳每天都在这座山的脊梁上爬起，照亮了我们的小山村。

太阳下山，星星落在流过山村的清溪里。收割之后，田野露出它的坦诚，这时候我们才看清，田的博大和沉默，而此刻父亲和母亲在挥镰之后，已在小溪边把满身的疲惫洗净，心情比月光还皎洁，脚下的泥香顺流而下，流过丰收之后的喜悦，远山静静地睡去，父亲和母亲也静静地睡去，睡梦中，父亲的梦语让人沉醉。

□诗歌

理想总是跑在人们前头
被抓住的理想变成另一种面貌
他的名字
叫作现实

病入的理想是健康
下岗的理想是工作
小学生的理想是表扬
大学生的理想是职业

理想

在确烟弥漫的年代
理想是安宁
在食不果腹的年代
理想是一顿饱饭

在夏天的陋室里
理想是一盒空调
在冬天的冰炭里
理想是一盆炭火

褪去的总是身后的幼稚
才换来难得的成熟
每一个季节为下一个季节在酝酿
春风里有秋天的果香

四季颜色

金锡迦

(外一首)

我问冬天
您褪去了厚厚的白袍
冬天说
不，不，我为阳春准备了洁白的画纸

我问夏天
您褪去了绿色的翠绿
夏天说
不，不，我把绿色涂得更加浓郁

我问秋天
您褪去了夏天的浓郁
秋天说
不，不，更浓郁的是满山红叶

小张和老张

应敏明

先说小张。
小张今年三十出头，小个，圆脸，眼窝深，有些像越南人。

小张玩瓷器，玩老窑瓷器。小张在宁波古玩城有月店，店不大，放着一张八仙桌，几把凳子。柜台、橱窗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瓷器、瓷片。平素里，小张总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身体软绵绵，眼睛白花花。可是一谈老窑，唐朝的，宋朝的，他就口吐莲花，眼睛眯成一条缝，像随时能放出话来。

现在的古玩界黑咕隆咚的，但小张从不做假生意，业内口碑很好，即便是吃进了假货，他也不以假假假。当然，人在江湖走，哪能不湿鞋。早年的一个，他花了几万元，拿进一件南宋龙泉斗笠碗，结果果“砸”了。几万元对于做点碎瓷和瓷片小本经营的人来说，抵得上几个月的收入了。但在众人面前，小张还是满不在乎说着，只怪自己功夫不到家，买了个教训。其实，谁都知道，小张的那个痛，

肯定是刺心扎肺的。

小张与古瓷作伴，跟圈内人交流，没见过他交过什么女朋友。朋友好奇，打趣道：你都三十好几了，咋还不讨老婆？小张听了，就打哈哈，快了快了。碰到八卦者，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小张是不是身体有问题？小张认真作答：放心，我是真男人。有一天，小张在朋友圈里发出一张姑娘的照片，留言中隐约告诉人们他是有女朋友了。但此后很长时间，人们终究还是没有在小张的店里，看见那姑娘的身影。

行内的人都晓得小张有眼光，人品好，所以许多喜欢老窑的人，得空就爱往小张的店里跑，看看货，喝喝茶，聊聊天，老张就是其

中一个。

老张刚过五十，和小张站在一起颇有喜感：小张一米六十出点头，老张却是一米八五的高个。小张神态诙谐，老张严肃有余。老张玩老窑资格比小张老，但一碰上难题，就会和小张商量。小张说，老张是不耻下问，老张说，小张是后生可畏。老张的裤兜里永远缺少钱，因为一有钱就会屁颠屁颠地“送”给古董商，自然也包括这个小张。

老张喜欢老窑，已达到痴迷程度。一听说某地出了一件老窑，不管白天黑夜，无论刮风下雨，都会第一时间跑去。一天晚上，南京有线报道，出了件宋瓷，老张一听，二话不说，当夜便冒着暴雨，开了